

小 引

我的父亲刘半农去世已快六十年了，他的墓地就在北京西郊香山玉皇顶后的一座小山顶上，和我亲爱的母亲，天长地久地合葬在一起。有关父亲一生事迹的许多资料，已被江阴市文化部门集中起来，和我的两位叔叔民族音乐家刘天华和刘北茂的资料一起收藏在江阴市“刘氏兄弟故居”纪念馆内，永远供人们怀念。我和父亲的一生是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父亲的恩情深如海洋，然而父亲竟没有等到我向他报恩就离我而去了。每每忆及此事，心中内疚万分！

我和父亲生活在一起前后只有十八年，这段时间，仅占我一生的四分之一。我跟着他在世界各地颠沛流离，都是在我童年时期。那时，我对他的理想、抱负以及对人生追求的目标，还不能真正理解，我只知道他是我的好爸爸。作为他的第一个女儿，我有时还成了他的工作助手，这不啻是对他的安慰。我对父亲的感性认识，主要是出于纯朴的骨肉之情，对于他的人品、道德、学问、思想作风以及对祖国的热爱，由于年龄关系所知甚少。

六十年光阴飞逝而过，每每想起父亲在短短的一生中对于中国文化教育事业所作的重大贡献，以及他为后人留下的大量丰富而有价值的事迹与作品，我便深深地感到自豪。父亲一生的事迹，经过祖国文化界学者专家们的整理分析、比较批判，已

经为越来越多的人所了解。社会上对父亲短暂一生的评价是肯定的。使我感到莫大欣慰的是，父亲的许多业绩，都是在我和他在一起生活时完成的。在他去世以后的数十年间，父亲的这种宝贵的精神财富，并没有因我的努力而增添一丝光彩。虽然我也曾试图踏着父亲的足迹前行，继续他所从事的事业，可是好像在父亲巨大的货车上，竟装不下我的小包裹似的。由于种种原因，这个心愿没有实现，我感到十分内疚，也辜负了父亲对我的期盼。

父亲逝世之后 我没有一天离开过他的遗诗和他的遗作 也没有一天淡忘过他那熟悉的笑容。我现在还在摸索之中，想方设法要登上父亲的精神列车，把父亲生前和我在一起所经历的事，在我的生命中重演一次。所以我决心写这本书，把一些尚未为人所知的生活琐事掇拾起来，编织成几朵小花，供奉于父亲的灵前，以此表达我对他的思念。同时也希望为那些研究或了解我父亲作品及其一生的朋友们，提供一些补充材料。

一、父母亲的爱情婚姻

父亲刘半农和母亲朱惠是一对理想的又是患难与共的恩爱夫妻。生活在这样一个温馨的家庭里，我总是感到无比的快乐和幸福。《教我如何不想她》这首歌词是父亲受到母亲的影响而作的，它是从内心迸发出来的歌声，感染力极强。后来这首歌词被著名作曲家赵元任伯伯谱了曲，在全国歌唱流行，成了 20 世纪 30 年代青年人最爱唱的浪漫歌曲，并受到世界文化界的重视。

父亲和母亲都是江阴人 出生在晚清 尽管身上有许多旧社会的印记 可是在我的心目中 他们却是新时代的恩爱夫妻和开明父母。父母亲年轻时按照当时的风气，都不能进行公开的社交活动 所以互不相识 要等待父母之命和媒妁之言来撮合。我的祖母和外祖母是信佛的，她们常到离我家不远的一座庵堂去进香拜佛 在那里相见认识 日子久了 建立了友谊。有一次 祖母带了年轻的父亲，外祖母带了年轻的母亲和她的妹妹同进庵堂 两老相见以后 都非常高兴。父母初次相见 有了较好的印象。以后次数多了 渐渐熟悉起来 加深了印象。有一天 外婆忽然向我的祖母提起了这一对青年男女的婚姻，提到她的大女儿 也就是我母亲的美丽贤慧 和父亲相配正是天生一对。最初祖母同意可是祖父不赞成，理由是两家的门户不相当。实际上

祖父嫌母亲年龄比父亲大三岁，认为不太理想。可是外婆非常喜欢年轻的父亲，觉得他相貌端正，聪明活泼，意欲必成。既然男方以年龄为由推辞，遂提出将她的二女儿，也就是我的二姨母许配给我父亲，因为俩人年龄相当。这样婚事竟谈成了，双方便订立了婚约。不料订婚不久，二姨竟然因病去世，婚约关系中断了。过了一段时间，外婆又旧事重提，极力促成她的大女儿与我父亲联姻。为了妥当起见，外婆更进一步征求父亲本人的意见。事情谈得很顺利，父亲毫不犹豫地就答应了。这样一来，祖父也就不再坚持己见，男女双方终于订了婚约。

根据当时的社会传统，订婚男女并不直接来往接触，以免受社会舆论的非议。可是年轻的父亲是性情十分开朗的人，在新时代思潮的影响下，态度与众不同，他敢于打破常规，独自去外祖父家走动，并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有一次，父亲去外婆家，进入院子便瞥见年轻的母亲正倚着井栏边打水。父亲缓慢地上前想与母亲说话。不料母亲惊慌起来，急忙离开井边，回到上房。她跨进门槛时，裙下露出了裹足的红绣鞋，父亲见了顿生怜悯之情。他回家以后就问祖母为什么女子要缠足。祖母回答说：“女孩不缠足如何嫁得出去？”可是父亲则大不以为然地说：“她现在已经是属于刘家的人了，用不着担心嫁不出去，我不希望她缠足吃苦头。”父亲嘴上这么说，心里就决意要做到。他要求祖母去通知外婆不要让母亲缠足。外婆听到这样的话，既赞成又担心，答应试试。事实上年轻的母亲因为缠足痛苦，心有不甘，常独自流泪，早就偷偷地早裹晚拆，以避人耳目。现在听说刘家不要求她缠足，真是高兴。由此母亲对父亲的慷慨大方、关心体贴，万分感激。所以婚后俩人相亲相爱，母亲对父亲的忠贞不渝，是真正的知己相报的表现。

父亲十七岁时就离开江阴去常州中学读书。他非常聪明，

学业成绩优异。那时家中只有祖父母和弟弟天华（十二岁）、小弟弟北茂（四岁）。父母亲订婚不久，母亲就被迎回来当养媳妇，侍奉两老。辛亥革命前夕，祖母突然患病，父亲被叫回家，就在祖母病危期间，依照传统风俗和母亲结了婚，俗称“冲喜”，以期重病的祖母速愈。此后祖母去世，母亲就担起了全部的治家责任。辛亥革命爆发以后，学校关闭了。父亲和二叔一起到清江的军队中去工作，父亲当文书，二叔吹军号，兄弟俩开始接触到新时代的革命活动。以后他们发觉革命军队内部情况混乱，思想复杂，心里感到不满而回了家。接着父亲又和二叔同去上海谋生。当时家里的烧、洗、缝、补等家常事，都靠母亲独自操持，甚至还要照顾小叔的梳洗。当生活困难时，母亲还要从外面承接一些零活在家里做，以贴补开支。

父母亲婚后过着恩爱愉快的生活，只是因为家务负担很重，母亲一人独挑，十分辛苦。曾两次怀孕流了产，引起祖父的不满。他听信了卜卦先生的胡说，以为父亲命中无子，并武断母亲不能生育，要求父亲把母亲休去或者娶妾以传宗接代。祖父甚至进一步施行家长权威，认真地物色了对象，乘父亲 1913 年夏天从上海回江阴时，想说服他娶妾，可是受到父亲的坚决反对。因为在江阴家里不能摆脱掉祖父的重子孙、轻感情的消极影响，父亲就在外祖母的帮助下，把母亲接到上海居住，开始了独立的小家庭生活。那时父亲已在上海中华书局担任编辑工作，有稳定的收入可以养家。1916 年 9 月 30 日，我就在上海铜仁路明厚里一号出生。由于母亲曾两次小产，我出生后便受到父母的特别钟爱。不过，那时祖父已经去世，为了缓和故乡邻里重男轻女的偏见，父亲决定暂时把我打扮成男孩模样，直到将近出国前才恢复我的本来面目。

我周岁生日那天是我父亲一生中早期最得意的一天。他快

乐地为我写了一首诗 叫做《题小蕙周岁造像》：

你饿了便啼，饱了便嬉，
倦了思眠，冷了索衣。
不饿不冷不思眠，我见你整日笑嘻嘻。
你也有心，只无牵记；
你也有眼耳鼻舌，只未着色声香味；
你有你的小灵魂，不登天，也不堕地。
呵呵 我羡慕你 我羡慕你，
你是天地间的活神仙！
是自然界不加冕的皇帝！

（作于 1917 年 10 月 后收入《扬鞭集》）



刘小蕙幼时照片

在我将近一岁时，父亲经陈独秀的介绍并应蔡元培先生的邀请，去北京大学预科任国文教授。从那时起父亲就积极投身于中国文学革命，成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之一。1919年5月4日，巴黎和会拒绝中国关于取消二十一条卖国条约的正义要求，遂爆发五四运动。父亲勇敢地投身于革命的行列，他和爱国的师生们在一起，强烈反对列强在国际上相互勾结，出卖中国的卑鄙行径。据沈尹默老伯生前所言，当时我父亲曾坐镇北大，关注运动的发展。

1920年初，父亲带着母亲和我离开北京，辗转到达上海，并准备从那里乘轮船去欧洲留学。

二、父亲带我出国

父亲出国前，我还不足四岁。当时我在北京时已连续两三个月未去理发店受“剃头”罪了。因为我讨厌理发，特别是理发师用剃刀刮我的头皮，使我心惊肉跳。此时，幸好母亲不再让我穿男孩服装了，她决定给我换上女孩衣服。服装的突然改变，竟使我感到有些不习惯，然而父母亲却对着我看，半真半假地笑，作着怪脸，显然，他们对我恢复女孩子的本来面貌，有一番说不出的高兴。

1920年初，我们全家回到江阴老家。春节之前的那一天，父亲轻轻地告诉我，我们全家三口都要去上海，并且从那里坐大轮船到英国去。父亲问我高兴不高兴，我当然回答说“高兴”并且期盼着这一天的到来。我朦朦胧胧地觉得生活中将有新鲜事儿要发生。

从江阴动身去上海那天，我们大家向外祖父母及舅舅姨妈们辞行。那时祖父母皆已过世。当我们踏上班船正要起程时，母亲发觉我的衣包遗忘在外祖父母家里，于是外祖父只得匆匆奔回家中去取，十分紧张。等了一会儿，外祖父终于在起航之前拿了衣包赶来了，大家这才放下心来，并愉快地互相道别。可是，就在我们到达英国之后不久，这位慈祥可亲的外祖父便去世了。我们得到这一噩耗，万分悲痛，谁能料到江阴一别竟成了永

诀呢！

1920年2月7日，中国的春节刚过去，我们大家上了日本海轮“贺茂丸”。轮船大得惊人，平时没有大风浪时，十分平稳，不像内河小班船，船上乘客几乎不能随意走动，否则船身就会来回晃动，让人头昏。我和父亲一起在轮船的甲板上，大踏步地走动，甚至跳跳蹦蹦。可是母亲却得不到这样的快乐，因为她从江阴到上海时，就因班船的摆动而头晕作呕了。即便乘上日本海轮，尽管许多乘客在甲板上自由自在地来去走动，母亲却仍要呕吐，甚至到了英国上岸以后，依然呕吐不止。后来我才知道母亲怀孕了，并且怀上了一对孪生弟妹。这对孪生弟妹在伦敦出世，父亲便把伦敦二字一拆为二，每一个字前面加一个“育”字，先出世的男孩叫“育伦”，后出世的女孩叫“育敦”。由于母亲在海轮上经常躺着不敢出来，父亲常要照顾她，所以我就觉得很自由自在，没有人干预。父亲不时来寻我，关心我，怕我闯祸。

在赴英途中，我们的船在香港作了短暂的停留，父亲带我游览了太平山。1920年2月10日，父亲在他所写的《登香港太平山》诗中描绘了太平山的景色和当时的情景，十分细腻生动，字里行间流露出父亲对祖国河山和儿女的一片深情。

登上四望，丛岚绕足，白云漫漫：

下不能见地，上不能见青天。

山水溅溅，山树摩肩。

偶从云淡数深处，窥见远海云山：

海大不如镜，山大不如拳。

稚儿欢笑奔我前，

山风吹短发，

飘荡白云间。

“尔胡为乎来哉？”

跳舞拍手，心中茫然。

为折花佩胸前；

下山入海白阿母：

“今日阿爹携我上天。”

在上层的甲板上，我常常可以遇见许多日本留学生旅客。他们很喜欢和我玩，后来我们竟交上了朋友。到了南中国海，船上有一位闻名的日本雕塑家，叫做太仓右一郎，他为我画了一幅肖像。这幅肖像画得十分生动，和我本人十分相像。这幅画经过裱糊，至今仍被我珍藏着。它虽一度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红卫兵抄走而失踪过，但是历经磨难之后又重新回到我的身边来了。

我们经历了一个多月的海上长途旅行，于 3 月 17 日到达英国伦敦。

三、初到英国

父亲到英国留学是中国教育部提供的经费，只能供一个人读书和生活之用，要维持全家三口的生活是很紧张的。但是因为父亲不愿离开我们，决心克服一切困难，要利用这有限的经费使全家生活在一起。以后在国外又增加了孪生弟妹。全家五人在一起生活，就格外困难了。此时，父亲不仅在经济上压力很重，而且在精神上的负担也不轻。那时，我年纪小，不能为父母分忧，只能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来宽慰父母。刚到英国伦敦的时候，生活虽然困难，但还算平静和顺利，不料从领事馆传来外祖父逝世的噩耗，使正在怀孕而烦恼的母亲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她曾因悲痛而抱怨不该出国。

伦敦虽然是世界著名的大都市，可是整天阴雨绵绵，不见太阳。我们初到时住在一所规模较大的旧式公寓房里，高大陈旧，显得阴沉没有朝气。那时室内电灯还不普遍，使用蜡烛和煤气灯，费用贵而且不方便。为了节约起见，必须等到很晚时分才点灯。父亲要忙着为他的学业奔波，母亲则因身体欠佳，又因人地生疏，心情不太好。我也不懂得如何可以使这种情况变得愉快一些。一个最大的变化是生活习惯的改变，特别是饮食。此外，周围尽是语言隔阂的陌生人。尽管父亲懂英语，但是他常要外出办事，家里只剩下母亲和我，互相依靠。幸而我那时并不腼

腆，遇到陌生的英国人，有好奇心，敢于用似通非通的英语和他们打交道，同时也学着讲英语。日子久了，掌握的英语词汇逐渐多了，活动范围也扩大了一些，孤寂的气氛大为减轻。

父亲出国时虽然有公费资助，可是到英国后的一段时间，公费忽然全部停止了。在当时的政治情况下发生这件事并不奇怪，只是我们全家三人几乎要流落在异国了，这在精神上对父亲不啻是个沉重的打击。在无可奈何之中，我们的生活只有依靠父亲的写作投稿，以及向国内亲友呼吁求助来维持了。为了生活，父亲经常夜以继日地努力写作，以取得必需的生活费用。此时，父亲的心绪，经常处于紧张而焦虑的状态之中，不时表现出强烈的奋发精神。他在国外写了许多新诗，后来收集在《扬鞭集》里。这本最早的诗集所以取名“扬鞭”，我猜想有“快马扬鞭不停蹄”的含义。诗集中不少诗篇，都反映了他那时内外交迫苦苦挣扎的处境。诚然，写作生涯，并非平坦大道，作品更不是随时可以上市换取生活费的时髦商品。父亲有时因为稿子卖不掉，不仅无力请医生为母亲治病，甚至到了给孩子（指我）吃一只鸡蛋的钱都没有的窘境，且准备“笑眯眯地安享我自由的饿死”。父亲在《扬鞭集》中描写贫病交困的诗句常常使我感叹不已。

在旧社会，对于贫苦的人而言，贫穷与疾病常常是一对孪生兄弟。到了英国不久，母亲因怀孕而处于半病状态，父亲也因辛苦过度而病倒了。家中只有我这样一个并不懂得什么是真正的愁苦的女孩子，相伴在父母的身边。记得一天深夜，我被母亲叫醒了。我急忙穿衣下床，陪着母亲走出公寓，去为父亲寻找医生，因为父亲此时病卧在床，体温高而神志不清。我必须以半生不熟的英语，和别人打交道，但是我一点也不胆怯，我的举动感动了周围的外国邻居，他们纷纷过来给予关心，并帮我们找来了医生。事后，父亲欣慰地夸我说：“想不到幼小的女儿，竟救了我”。

的性命。”

从那时以后，到家里来的中外朋友逐渐多了起来。母亲的病情引起了他们的关心。他们劝她早日去医院检查。检查的结果证实母亲已经怀孕多时，且胎位不正常，有水肿现象，心脏也有杂音。医生们建议母亲随时准备住院，必要时还可能施行手术治疗。医生的检查诊断更增加了父亲的精神负担。这样母亲开始小心谨慎地拖延了一段时间，直到接近临产期，在朋友们的热诚帮助下，她才住进泰晤士河畔的一家大医院，等待生产。自母亲住院以后，我因无人管束，显得格外自由了。有时就独自到外面去闲逛。父亲因为要上课，往往到很晚才回来，白天见不到我。父亲意识到我一人在家没有成人管束的危险，决定把我送去幼儿园，可我不喜欢幼儿园的呆板生活，每天从进园起就闹着要“爸爸妈妈”，一直闹到父亲来接我回家为止。弄得几位女教师围着我团团转，不知怎样来安慰我。她们的服装和举止与我在国内常见到的完全不同，语言沟通也有困难。她们不能理解我的要求，也没办法使我安静下来。当我吵闹着要“爸爸妈妈”时，她们很生气，因为她们知道我母亲住在医院，而父亲又因学习工作不能照顾我。后来她们把情况告诉我父亲，父亲就乘我不注意时偷偷溜走，我还因此大哭了一场。以后每次进了园门，我就紧盯着父亲，不放他走。只要发现他走了，我就会大哭起来。以后父亲觉得这样下去可能会使我的脾气变得乖戾，影响健康，只得把我带回家，留在他身边，自己尽可能把工作带回家做。现在回忆起来，当时我把可怜的父亲弄得如此狼狈，真感到惭愧和不安。

父亲除了照顾我，又要常去医院探望母亲，十分繁忙，心神也不安定。幸而这时常有父亲的中国朋友来我家，和我聊天，使我安静下来。他们都说不久将有一个会哭会笑的洋娃娃来与我

作伴，跟我玩。他们的话引起我极大的兴趣，但是我不明白怎么会有一个会哭会笑的洋娃娃来我家。

一天下午，父亲匆匆忙忙地给我换上干净衣服，说要带我去医院探望母亲。

“妈妈什么时候回家？”我激动地问父亲。

“恐怕还要等一些时候。”父亲安慰我说。

“还有别人跟她一起来吗？”

“是的 是的。”

我随父亲来到医院，进入母亲的病房，可是母亲并不在床上。我们正在惊奇的时候，却有两位护士小姐笑眯眯地跑来，她们对父亲说因为母亲的情况特殊，已经搬到特别病房里去了。当时父亲很紧张，忙问是什么原因，她们连忙把我们带到一个较为僻静的小病房里，只见母亲独自躺在床上，面色苍白却带笑容。她见到了父亲，慢慢地说：

“已经动过手术了，情况良好。她们什么也没对我讲，只是竖起两个手指头说：‘秃秃’ 我不知道究竟是什么意思。”母亲等待着父亲的回答。

可是父亲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正在那时，两位护士急忙跑来对父亲说：“Two, two”，同时伸出食指和中指表示是一对双胞胎。母亲却误解了她们的意思，嘟着嘴说道，“初生的孩子总是秃的！”护士们不懂中文，也就走开了。不一会儿，她们各自抱着一个裹了白毛巾的娃娃来。这时父亲和母亲才恍然大悟，“‘秃秃’就是英语说‘两个’的意思。原来生了双胞胎，一男一女！”这时大家都高兴极了。有趣的是祖父盼望已久的孙子，不是出生在家乡，而是出生在伦敦，这是他老人家生前做梦也想不到的喜事。

四、在伦敦的岁月

母亲在产后身体虚弱，出院后又再次进了医院。这时家里的情况就更为杂乱了，因为添了弟弟妹妹，我必然要照顾他们，于是成了大姐姐和小保姆。这时我们已经从原来的公寓房楼上搬到楼下，住房与一废旧的庭院相通。早晨，我学着母亲的样子，拖了一个小布袋，里面装着空奶瓶，到街角的小店去买牛奶。那时我感到很骄傲，觉得自己已经长大了。有时母亲把弟弟妹妹的内衣和尿布等洗干净了，我就从母亲手里接过来，集中在一起，送到后面的庭院里，挂在绳子上晾干。可是有一次为了晾衣裳，我几乎送了命。那是一天的午后，父亲已到学校去了。我帮母亲到院子里去晒衣裳，瞥见天井远处角落里有一段没有扶手的石阶，通向地下。石阶的两侧，阳光充足，而且还有晾衣裳的绳子悬挂着。我知道只要有绳子就可以晾衣裳，就踏上石阶，冲向绳子——准备摊开湿衣裳。谁知我脚下没有站稳，从石阶旁滑跌出去，一直滚到地下室。当时左右邻居正在午睡，我从石阶上滑跌下去时竟无一人知道。我一跌下去就昏倒在地上不省人事。直到太阳落山了，父亲回家问起我的去向，母亲告诉他我去晒衣裳未见回来，父亲才着急地四处寻找，最后发现我躺在地下室门口，便急忙将我抱了起来，大声叫醒我。在手电筒亮光的刺激下，在父亲的呼喊声中，我从昏迷中醒来，瞥见父亲紧抱着我，

于是我又惊又喜地哭了出来，然后，便随父亲回家了。这一意外事件的发生对父亲触动很大。他认识到自己每次回家太晚，许多事要让我这样小的孩子去做，颇不合理，深自后悔。此后父亲便每每提早回家，检查家务，以保安全。

石阶失堕的事，并不是我的唯一险事。由于我喜欢随意走动，到伦敦以后因环境不熟，语言隔阂，出外迷路，曾给父母造成不必要的紧张和忧虑。在父亲的《扬鞭集》里有一首记事诗叫做《一个迷路归来的小孩》就是描写我的：

太阳蒸红了她的脸；
灰沙染黑了她的汗；
她的头发也吹乱了；
她呆呆的立在门口，出了神。

她呆呆的立在门口，
叫了一声“爹”；
她举起两只墨黑的手，
说“我跌了一交筋斗”。

“爹！妈！”
她忍住了眼泪，
却忍不住周身的筋肉
飒飒的乱抖。
她说：“妈！远咧！远咧
那头！还要那头！”

（1920年5月18日作于伦敦，收入《扬鞭集》）

现在每当我读到这首诗，虽然感到那时自己的幼稚可笑，但是我仍然会回忆起和父母在一起生活的无穷幸福和安全感。从父

亲的诗篇《雨》里，也可以看出我当时是如何沉浸在他俩的抚爱之中。

《雨》

（这全是小蕙的话 我不过替她做个速记 替她连串一下便了。1920年 8月6 日于伦敦）

妈！我今天要睡了——要靠着我的妈早些睡了。听！后面草地上 更没有半点声音 是我的小朋友们 都靠着他们的妈早些去睡了。

听，后面草地上，更没有半点声音；只是墨也似的黑！只是墨也似的黑！怕啊！野狗野猫在远远地叫，可不要来啊！只是那叮叮咚咚的雨，为什么还在那里叮叮咚咚地响？

妈！我要睡了！那不怕野狗野猫的雨，还在墨黑的草地上，叮叮咚咚的响。它为什么不回去呢？它为什么不靠着它的妈 早些睡呢？

妈 你为什么笑 你说它没有家么？——昨天不下雨的时候，草地上全是月光，它到哪里去了呢？你说它没有妈么？——不是你前天说 天上的黑云 便是它的妈么？

妈！我要睡了！你就关上了窗，不要让雨来打湿了我们的床。你就把我的小雨衣借给雨，不要让雨打湿了雨的衣裳。

令人难忘的是周围的英国人对我们非常友好 特别对我 他们富有同情心。每当我迷了路回不了家时，总有人会帮助我，使我回到家。那时在伦敦，我们周围的中国人不多，中国的小孩子就更少了，我很容易被他们认出来。就这样在多次迷路以后，我认识了一位“英国妈妈”她没有儿女 非常喜欢我 常称我 Darling。我也很喜欢她。她对于在我迷路之后能伴我回家，感到十分高兴。